

这

一种生命，长久活在人们心中

——纪念雷锋同志因公殉职50周年



1960年9月，雷锋入伍后的持枪照。季增 摄

周生

自1963年毛泽东亲笔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全国各地由此开启了学雷锋热潮，一年又一年，经久不衰，深深影响了几代人。

2022年是雷锋同志牺牲60周年，全国各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追忆雷锋生前故事、向雷锋同志学习等纪念活动。在60年后的今天，雷锋精神的光芒不但没有丝毫暗淡，反而，愈加熠熠生辉。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是我们人人都会唱的歌。雷锋，更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学习榜样。这再熟悉不过的旋律时时萦绕在我们一代代人的耳畔，百听不厌，每次听好像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因为在不同的年纪，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雷锋精神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但是那种助人为乐、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是永不会褪色的。

1961年起，雷锋多次去外地出差，民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帮助丢失车票的妇女买车票、将自己带的馒头和雨衣送给了路边挨饿受淋的大嫂和她的女儿、帮忙打扫候车室、给旅客倒水……

说来，这些好事都是小事。但他走到哪里，就将好事做到哪里。只要有人遇到了困难，他总是积极伸出援手，倾力相助。他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幸福，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快乐。在有限的生命中，雷锋总能不计得失，积极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去。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人的生命价值从有限延伸到无限。

雷锋一生，留下了300多张珍贵的照片。大多数照片上，他都带着浅浅的笑容。一张摄于鞍山的黑白照片，展示了雷锋谦和儒雅的一面，那是鞍钢化工总厂举办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雷锋担任教师微笑着讲授文化课时的留影；一张在部队锻炼的黑白照片，展现的是雷锋在双杠上微笑翻飞的画面，充满青春朝气；一张被抚顺市望花区本溪路小学聘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照片，雷锋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微笑……这些照片将一个年轻人阳光快乐的音容笑貌和做好事的感人故事留给了世人。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22岁雷锋那青春的笑，永远定格在人民的心中，成为了一个光辉的符号。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过：“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让我们深深感动，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

雷锋，早已成为好人好事的代名词，成为高尚道德品质的同义词。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60年来，在华夏大地上，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像雷锋那样无私奉献的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实现个人理想价值，他们的行为也同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雷锋的后继者，共同筑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解放军战士王杰，在进行实爆训练时，炸药包的导火索意外被点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舍己为人的英雄赞歌。“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王杰22岁时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格言，他的奉献精神，始终值得所有人敬佩与学习。

“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为防止狂奔的惊马伤到小学生，他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死死拽住了惊马的缰绳，用尽全身力气踢倒惊马，结果自己被压在翻倒的车底。6名儿童得救了，而刘英俊却因伤势太重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21岁。

21世纪以来，雷锋精神不但没有被遗忘，而且还得到了更多人的传诵与弘扬。被誉为“当代雷锋”的郭明义，是学雷锋道德模范的代表之一。他于2009年发起的“郭明义爱心团队”，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有1400多支分队240多万名成员，他们共帮扶了6800多户国家精准扶贫的贫困户，援助金额3000余万元，成为新时代学雷锋活动的典型团队。

像他们这样的新时代“雷锋”还有很多很多。爱岗敬业、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少的，雷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雷锋同志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中，在中国这片沃土上，雷锋精神必将薪火相传。



孩子们来湖南雷锋纪念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图片来源：湖南雷锋纪念馆

童年的那窝小燕子，飞回来了

湘江

近期，“家国家园绘本”系列丛书之一《燕子亮亮地叫》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是王跃文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由青年画家赵容浩配图。

作为湘籍著名作家，王跃文的小说《国画》《大清相国》等均获得读者的高度认可，持续畅销。2014年，他又凭《漫水》一书荣获鲁迅文学奖。

翻开《燕子亮亮地叫》，柔和清亮的绿意便惹人喜爱。这本绘本写的也是漫水村庄的故事，但和中篇小说《漫水》不同，它写的是作家难忘的童年经历。作品从燕子飞进堂屋欢叫，到田野中只有稀稀落落的燕子栖息，再到燕子满天飞舞、叫得亮亮的……他以记忆为纽带，用醇厚生动的乡土语言，让小读者跟随主人公的脚步，去薅松毛、砍硬柴，打着赤脚在田埂与山野中奔跑，去劳作、去玩耍，去看植物是如何长，鸟儿们是如何来去。在慢慢的成长中，“他”也在探索着漫水村在乡村发展中的一系列历史变迁。青年画家赵容浩则通过画笔，将田野里的一草一木，乡间的一砖一瓦，故乡的民俗与乡情呈现了出来。

为什么要给孩子讲故事？为什么要选择讲述漫水村的故事？从给成年人讲故事到给孩子讲故事，王跃文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王跃文：我想和孩子们说说自己的童年



王跃文。通讯员供图

我是一个文坛的“老麻雀”了，但是面对《燕子亮亮地叫》还是有点儿“惶恐”的。这是我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写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原是“命题作文”，出版社要我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我一口就答应了。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人，对山乡巨变有深切体验。后来才知道，出版社要我写周立波故乡清溪村的“山乡巨变”，我就有点儿犯难了。我对清溪村今昔对比不了解，让我“假装”自己是清溪村的人去写“故乡”的变化，有点勉强。我只能写自己的家乡，写我的漫水。

这是一部面向儿童读者的绘本，插图作者是画家赵容浩，我是这个绘本的文字作者。小孩子阅读这个绘本的文字能有什么收益呢？首先，通过这本书的阅读，可以让小孩子对土地、乡村、农民及乡间劳作有一些认识，也可以从文字里读到农村的过去和现在，看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加热爱我们的家园，热爱我们的祖国。

从写作来说，可以借鉴好的文风，即“修辞立其诚”。真实地记录，平实地写作，也是可以写出好文章的。我在这个绘本里写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比如，文章结尾处写到五只燕子飞进家里，最容易让人感觉是虚构的，其实是真的。有一年清明，我和爱人一起回老家去，午饭时五只燕子飞进堂屋，绕飞三匝，亮亮地叫着，又翩然而出。我爱人脱口说道：“五燕旋堂，好吉利啊！”

我在这本书里写道：“妈妈夸我肯做事，我便越做越起劲。”我写到的小时候劳动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有些故事没有写出来，比如周末父亲赶集去了，我在家里尽情地玩，可玩着玩着突然心里发慌。因为父母快回来了，我发现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做。我马上去扫地，希望父母回来看到家里干干净净的。我热爱劳动，小时候是习惯，而今是日常。



图书《燕子亮亮地叫》。

通讯员供图

最深沉的底色是爱

张战(湖南诗歌学会副会长、诗人)

绘本的画是淡雅的黄和绿，柔和清亮。还有一段段文字下面的小画，细节经得起看，给人以审美享受。

绘本的文字是真实和优美的。这优美，不仅仅是语言的优美，更是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家族亲人和叔侄乡邻的和谐相处之美。文中有几个细节，他本来在石板上跑，看到长辈，马上站在一旁行礼；吃饭的时候，小孩不能先动筷子，不能敲碗等等，都是中华美德的传承。

文字中还透露出了一种崇高。这种崇高，就是热爱家国家园。我相信，每个人爱祖国，首先是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故乡。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的出生的地方，然后生命再慢慢地往外发展。对王跃文来说，漫水、漫水的堂屋、打柴的那座

人生最圆满是从童心出发，最终回归童心

汤素兰(省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现在孩子的童年和王跃文的童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我们不用去特别讨好今天的孩子，王跃文童年的样子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恰恰是缺乏的，这也是一种经验的互换，也是能和今天的孩子产生共鸣的。

作品书写了燕子的飞来，燕子的失去，再到燕子的再一次归来，看上去是一篇散文，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叙事主人公——“燕子”。我们一直以为，儿童文学的写作、表达是“轻盈”的。但事实上，一个作家到了成熟的时候，能够回过头来写作儿童文学，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人生最圆满是从童心出发，最终回归

童心。

其实，成熟的作家为孩子写作，对孩子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作品的写作，无论是多小的一个文本，都是作家的“百科全书”，越丰富的作家呈现出来的内容越丰富。

今天的孩子所阅读的东西、所面临的世界，同质化太严重了，很多时候，孩子们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作家写作儿童文学作品，是很有才华和想象力的，但他们生命的基础和感受是不太独特、不够丰富的。所以，在当下的儿童文学格局中，如果有具备丰富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以及驾轻就熟写作技巧的作家回过头来为孩子写作，对于孩子来说是福音。



湘江观潮

孙俪

缤纷夏日，湖南美术馆的几个展览交织碰撞，给观众提供了不一样的鲜活视角和呈现方式。其中，“湘域·转角”湖南青年当代艺术考察报告”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前来打卡。该展览以“转角”为名，呈现了当下湖南青年艺术家群体兼顾“在地性”与“开放性”的创作风貌，展示出积极探索的青年力量。

此次展览共集结了湖南本土16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展示了他们的“多样性”创作实践。

黄子恺首次突破架上绘画，尝试新媒体创作，通过“地球往事”和“进化论”的主题，以探索超现实主义与具象表现相结合的方式，建构多维度的艺术表达空间，让观众获得沉浸式体验。卿科军的参展作品《书谱》与《致宋人丘壑》，则让观众有一种“陌生感”，仔细品味，两件作品又极具当代启示和自省精神，卿科军以“中国画”作为学术立场，以综合材料作为路径进行当代艺术表现的探索与实践，正在逐步打破媒介的边界。而江哲的系列创作，母题依然围绕对历史图像的再塑造、再剖析、再观看进行。来到湖南后，江哲不断提升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感知，并挖掘其丰富性和差异性，给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更多的拓展空间。

除却“多样性”的创作面貌之外，本次展览中的艺术作品还实现了“日常性”与“内在性”之间的游戏与开掘。展厅中不仅有以展现“日常性”为原点的艺术作品，也有观照内心的治愈系作品。

黄子钢此次展出的作品依然与他驻扎多年的湘西凉灯苗寨有关，只是这次带来的却是一件“重量级”作品。他将7吨木头搬到了展厅现场，每一段木头截面都标注了一个名字及其年龄，还有黑白照片、书信、日

看湖南青年艺术家的探索力量

记等生活化的呈现，俨然是一部在乡村和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的温度和人性力量的“纪录片”。

凌慧的空间装置作品《时空之镜》则形成了巨大反差，她将90幅大海绘画作品重组并置成一个整体画面，两侧的镜面又产生了时空绵延的错觉，让人仿佛置身剧场，极具互动性。易国栋的《生生不息》也展示出一种静谧的生命意蕴和内心景观。

就艺术创新性而言，本次展览的作品中也不乏实验性的表达。毛太纸的作品是全场唯一一件影像，体现出对元宇宙的思考和呈现。

萧彬的《坠》和王峰的《幻·影》，则通过材料和光影的重组，探索个体与整体、对抗与消融的辩证关系，呈现出全新的视觉体验。堪骏的《自由》系列，一如既往地充斥着时尚、倔强与无所畏惧的青春张力，吸引了很多时尚年轻人。陈牧甜的“小怪兽”系列和任真的《缔造者》，仿佛一个奇趣自由的小王国，充满了魔幻和超现实。当然，也有对时代进行观照的作品，比如周健的《NICE TO MEET YOU》和欧偲的雕塑《绿马》就是对当下疫情的呈现。

显然，作为此次展览的主办方，湖南美术馆颇费心思，专门为青年艺术家打开了一扇窗，开辟出一个既有包容性、又极具拓展性的独特空间。通过青扶计划，力图对这些鲜明个案进行推介与研究，从而建构湖南当代青年艺术创作的新景观，推进本土的艺术生态向多元发展。展览所提出的“地域艺术生态的构建与实践”的学术主题，也意在将青年艺术创作与“地域艺术生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进行并置。从这个角度而言，此举意义非凡。

在我看来，所谓“地域艺术生态”，代表了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视野，既蕴含着对本土文化语境的建立，也需要在开阔视野基础上实现对地域性的拓展和超越。同



装置作品《地球往事》黄照(笔名黄子恺)。作者供图

时，它也反映出一种生动的当代文化现象，促使我们对青年艺术家群体进行持续关注。作为当代艺术的主力军，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艺术家正在逐步破圈成长。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借助各类扶持机制和互动交流，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激发青年艺术家的发展潜力、创新活力及创作实力，培育出更加鲜活而开放的艺术生态。

此外，从本次展览可以看出，以策展人何玲为代表的一批湖南青年艺术家持续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积极探索与实践，并不断推动着湖南与省外当代艺术圈的交流与互动，逐渐使长沙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活跃之地。

“当代”终会成为历史，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进程，青年艺术家在深入探寻自身价值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掘、播撒地域文化，并与当代审美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使其更好地完成现代性转化，将是青年艺术家们未来需要思考的，也是日益重要的学术课题。